



莊子註疏

卷之三十四

DC 13  
1605  
10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818 號	
第 10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音義云川人名篇

郭象注

口義云復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彼得也

嶷壘江作畏三畏或作嶷又作嶷同鳥罪及向於思又

口義云擁腫鈍朴也鞅掌猶支用也

老聃之復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疏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

蓋隱者也復門人之稱古人事師供其驅使不憚難危故稱復也而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中庚桑楚最勝故稱以此居嶷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

之掣然仁者遠之畫然飾知疏嶷壘山名在魯國臣僕掣然稔仁隸妾接也言人以仁智為臣妾庚桑子悉弃仁智以接事君子也楚既幽人寄居山藪情敦素樸心鄙浮華山旁士女竟為臣妾故畫然舒智自明炫者弁而去掣然擁腫之與居擁腫鞅掌殺仁苟異於物者令其疏遠於勇又音勇多本又作腫朴也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曰義云洒然莫之者言其滿酒有異於人也出計有餘者人而有益也

曰義云尸祝杜稷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其所以居也

之為使自得其疏推腫鞅掌皆淳樸自得之貌也弁弁仁

性之人供居三年嶷天壤嶷之民相與言曰庚桑

子之始來吾洒然畏其弁知今吾日計之而不定

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疏大穰豐也洒微驚穎也

壘百姓僉其私道云庚桑子初來我微驚畏今我日計

利益不足稱以歲計至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

合度無近功故以日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庶幾

三歲一閏天道小成故居三季而嶷大穰也

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在而稷之乎疏庶慕

近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與尊而為君主南面之事為立社稷建其宗廟祝祭依禮

豈不善邪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畏之疏忽聞

立為南面之主既班無為之道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恠而異之也庚桑子曰弟子

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物生正得秋而萬實成之春

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成皆得自

疏夫春生秋實陰陽之恒復長冬藏物之常事故春秋

有之德也實亦有作寶字者言一儀吾聞聖人尸居環

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直自往耳疏四面環

謂之環堵所謂方丈室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

如死尸之寂泊故言尸居

寶

曰義云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大為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

曰義云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詭於猖狂與百姓為人皆不知其所行為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也亦狂也言與世相忘也蛆豆猶言在置也拘小室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狄氏言我修行無力為鬼神觀破是也

組豆八側呂及雀云一  
食我於衆人間

其約、郭音的又四云友  
又音予樹末也王云斯由  
已為人准的也  
群龍無首  
易乾卦用九之詩也

口義云不秋然於老聃之  
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  
不条也

口義云鯢鱣魚小可以至  
尋常之溝壑而小  
可以主步伐之山此言地  
無細大皆有所尊也

江云廣雅云制折也謂小  
魚得曲折也王云制謂損  
之也鯢鱣專制於海也  
江孔安國云八尺曰似小  
亦雅云四尺曰似  
江云孤為一李云祥怪也  
孤狸意為狝雙言各有  
直且不失則六人有豐稜也王云野狐依之非妖祥也律云蓋孤以不為善也祥善也

祥

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約之人邪不欲為疏竊竊

偶語也俎切肉之凡豆盛脯之具皆札器也夫群龍無  
首先聖格言蒙德養活後賢軌轍今細碎百姓偶語乎  
章方欲札我為賢尊我為主

便是物約標豈曰棲隱者乎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  
自尔今畏壘及此故不釋然

畏壘及此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休  
故不釋然

而鯢鱣為之制步伐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  
為之祥弟子謂大人疏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  
必有豐稜也疏七尺曰似鯢小魚而有脚此非  
鯢大魚也制檀也夫尋常小瀆豈鯢鱣之所周旋而鯢  
鱣小魚檀而為美步伐丘陵非大獸之所藏隱而妖孽

之狐用之為吉祥故知巨獸  
必隱深山大人應須厚稜也  
且尊賢我能先善與利自

古堯舜以然而况夫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疏尊貴

擢授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稜堯舜聖人尚其如  
是况畏壘百姓敢異前修夫子通人幸聽從也  
庚桑

于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行而離山則不况于罔罟之

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若之故鳥獸不厭高魚

鼈不厭深夫利遠其獸極大口能吞軍孤介離山則

質不水波湯失水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  
水豈好異哉蓋全身遠害魚鳥尚尔而况人乎  
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取而已矣  
若嬰身於利  
稜則粗而淺

介

口義云先善利言名  
由則利入也堯舜之時  
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  
賢能之善則人必尊  
敬之今畏壘之地雖  
小而其敬賢之心三舌  
同謂支子當聽從之  
也亟車吞舟亦吞  
也介也也竭流竭也  
此喻各見於世能害  
其身也全其形生長  
生又視者也藏身不  
厭深取欲避世而無  
名也

砌八徒浪又謂砌論  
失水也雀本作去  
水陸居也

此之惟...

口義云二字指堯舜也  
以堯舜為詳猶垣墉  
之上將欲種草無此理  
也謂引證失其宜也

江云柳依柳郭首徐側  
異及數色主及炊昌垂  
及向云理於小利也

口義云簡髮而櫛數米  
而炊形容其屑吝心  
之意承賢則民必爭  
以智為任則民愈詐  
之

軻鳥獸又向音上拂符  
弗又

口義云救物者言以上  
救事也民於利甚勤者  
言為生甚苦也下墉也  
日中穴穽即登為盜也  
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謂天下之患自  
堯舜始也

江云南米越越昌子及  
向音疇音紹俱又徐  
直俱及又敷俱及又如  
田及漢吞古今人表作  
南米疇或作傳又作壽  
淮南作南米傳云穀墉  
跌本自金木休亦作疇  
漢靈帝時張角聚三千  
六方皆著黃巾  
口義云託業言受堂也  
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  
之所誨也

疏 耿遠也支稱道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遠迹  
塵俗深就山泉若嬰於利椽則粗而淺也 且文二

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二子謂堯舜也唐虞  
聖迹亂人之本故何

足稱 是其於弊也將矣鑿垣墉而殖蓬蒿也 將今後世  
而殖穢 疏 將今後世交行穿鑿而殖穢并別也物性之外別五  
亂也 堯舜之風以教迹令人倣效者猶如鑿垣好墉墉種  
植蓬蒿之草以  
為蕃屏者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疏 譬如擇簡毛  
格量米數炊以供養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混然之無所  
利益蓋微為損更甚 舉賢則民相軌 以待其解尚 任知則民

疏 祖迷堯舜私議竊竊 舉賢則民相軌 以待其解尚 任知則民  
此蓋小道何足救世 軌傷也夫舉賢授能任

相盜 真不足而後以知繼之則為 疏 軌傷也夫舉賢授能任  
矣偽以永生非盜如何 疏 知先善則爭為欺侮盜

詐百端趨覓路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  
開故更害也 子有弑父臣有弑君正晝為盜日中穴穽 無所 疏 數物  
舉賢任知等也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淳厚也而蒼生  
貪利之心其自殷勤利情怨念遂生篡弑謀危社稷正  
晝為盜攻城穿 壁日中穴穽也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

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堯舜遺其迹飾偽 疏 唐虞揖讓之風曾成篡逆之亂云  
播其後以致斯弊 疏 之根本起自堯舜千歲之後其弊  
不絕黃中赤眉 南榮越 稷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  
則是相非食也 直諫又 王六

矣將愚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 姓南榮名越庚桑弟子  
也稷然驚悚頓南榮既

口義云救物者言以上  
救事也民於利甚勤者  
言為生甚苦也下墉也  
日中穴穽即登為盜也  
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謂天下之患自  
堯舜始也

江云南米越越昌子及  
向音疇音紹俱又徐  
直俱及又敷俱及又如  
田及漢吞古今人表作  
南米疇或作傳又作壽  
淮南作南米傳云穀墉  
跌本自金木休亦作疇  
漢靈帝時張角聚三千  
六方皆著黃巾  
口義云託業言受堂也  
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  
之所誨也

詐百端趨覓路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  
開故更害也 子有弑父臣有弑君正晝為盜日中穴穽 無所 疏 數物  
舉賢任知等也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淳厚也而蒼生  
貪利之心其自殷勤利情怨念遂生篡弑謀危社稷正  
晝為盜攻城穿 壁日中穴穽也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

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堯舜遺其迹飾偽 疏 唐虞揖讓之風曾成篡逆之亂云  
播其後以致斯弊 疏 之根本起自堯舜千歲之後其弊  
不絕黃中赤眉 南榮越 稷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  
則是相非食也 直諫又 王六

矣將愚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 姓南榮名越庚桑弟子  
也稷然驚悚頓南榮既

矣將愚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 姓南榮名越庚桑弟子  
也稷然驚悚頓南榮既

矣將愚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 姓南榮名越庚桑弟子  
也稷然驚悚頓南榮既

矣將愚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 姓南榮名越庚桑弟子  
也稷然驚悚頓南榮既

口義云具人之形其心耳  
目皆同故曰吾不知其異  
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  
不自得亦猶盲者  
之無所見聞也

依枝又及鳥抱子  
歸本條鶴同口各及又  
五百戶沃又

口義云僻開也我之形  
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  
所蔽而我乃為物欲所  
間我欲以心求心愈不  
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  
相得我方心了不可得  
而失子謂我勿使思慮  
管之若於此龜也以求  
聞道亦庶乎其能達  
乎迷為此言亦有脫  
離也庚桑子更欲點  
化之而未盡其言欲精  
其往見老子故曰辯盡  
矣蓋言為謙言非果  
辯之明也奔蜂小蜂也  
齋蠟豆中大蟲也越  
雞小鳥也雞大亦大鳥  
也小蜂不能化齋蠟亦  
雞不能覆天知此喻其  
力量尚不能化也汝  
也遂使之往見老子

聞斯義心生慕仰於是驚懼正容勤誠請  
益云越年老精神暗昧憑託何學速斯言  
庚桑子曰全

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

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不遂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疏內抱生者也既正分全生神

疑形逸故不復復知思慮營營徇生也三年  
虛靜方可及乎斯言此庚桑教南榮之辭也南榮越曰

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

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

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自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

可彊相其文又下章可強同疏夫盲聾之士與凡常之人耳目無異而盲者  
法效也不見色聾者不聞色風狂之人與小狂之者

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南榮舉三喻以况一  
身不解至道之言與彼盲聾何別故內篇云非唯形体

亦有之也形之與形亦辟矣未看而物或問之邪欲

相求而不能相得兩形雖開而不能疏開也問別也

形孔竅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遂有間別而盲聾求於聞  
見終不可得也亦猶南榮求於解悟無由致之也

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勉聞道

未達耳矣早聞形隔疏全形抱生已如前釋庚桑子曰

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蠟越雞不能伏鵠如魯雞固

能矣疏奔蜂細腰土蜂也藿豆也蠟者豆中大青虫越  
雞荊鷄也魯雞今之蜀雞也奔蜂細腰能化棄

思

贏 音盈案方言小雀也  
也音之陳案之謂謂  
之贏一音果

曰義云越方便見而名子  
以為與衆人借來正狀  
氏所謂汝腦中正開也

出為已子而不能化蠶蠅越雞小不能伏鵠如蜀雞大  
必能之也言我才劣不能化天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  
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疏夫雞有五  
德頭戴冠札也足有距義也得食相呼仁也知時智也  
見敵能距勇也而曾越雖異五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  
能者才有大小也我類越雞才小不  
能化子云何不南行往師以謁老君  
南榮越贏糧七日  
七夜至老子之所贏裹也擔也慕聖情殷晝夜老子  
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疏自從也問云汝從  
曰唯直敬應之桑楚厥來南榮越  
老子曰子何與人借來之衆也狄三言  
聲也答曰如是

惟然人紀具又本及後懼  
音同又說縛又

曰義云忘善善因失吾聞  
有言其心茫然失所聞者  
也夫其知而不知則人以  
我為愚矣朱學也朱愚  
猶顛蒙也若有心乎用  
智則又為我身之累此  
意蓋謂無心既不可有  
心又不可即欲代所謂  
德廢也不得不德廢也  
不得其言仁義也亦回三  
言之患其疑即一也

疏備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忘仁義南榮越懼然  
故刺以借來理狹三言故說之言衆也  
顧其後疏懼然驚顛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老子曰子  
不知吾所謂乎疏謂者言意也我言借來譏汝挾三言  
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曰失吾問疏  
俯仰悅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悅首羞慚仰天歎  
息神魂恍惚忽情彩章惶惶豈直喪其形容亦乃失其答問  
老子曰何謂也疏問其所言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  
朱愚知乎反愁我軀疏朱愚猶專愚無知之類也若使  
運智人間更致危身之混沌塵俗則有愚痴之名若也  
禍禍敗在已故云愁軀也不仁則害入仁則反愁我身不

莊子卷之六

口義云若汝也見汝言  
已知汝為未知道今觀汝  
言其教故曰又言而信之  
諸規寒之法之頁指學而  
本諸海言亦無於有生  
乎而無取者也亡人者失  
其本心之人也惘々憂然  
不自得也欲又情性而無  
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  
而不可得亦憐愍也

亡人，崔云喪亡性情之  
人也  
諸海，向云以短小之物  
欲測深大之域也

口義云召其所好欲未其  
是也去其所惡欲其  
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息  
故子曰自愁

口義云或執與執同言用  
力亦又其極付乎天爭一  
之意也或有可惡則心有  
而著欲津素然而可見雖  
以皮未物也提開門之壯  
也二者皆執提欲束之  
喻應物於外欲自提提  
則繁多而不可執提外  
既不定則將又而求之  
於內故曰將內提心中之  
提欲自檢提則細提纏  
而不可執提內既不定  
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  
而不得其要或欲制  
之於外欲制之於內皆  
無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

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

之所患也願曰楚而問之疏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並是先王遺廬非前

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

則非真背道未知若為鬼心免茲患害奇三言曰彖楚

以為媒願留老子曰向吾見若肩聾之間吾曰以得汝

聽於下問本支作問矣今汝又言而信之疏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

信李云安神貞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

惘乎疏規規細碎之謂也汝用心細碎懷茲三術猶如下

童雅小兒喪失父母也似擔揭竿木尋求大海

欲測深底其可得乎汝是亡真失道之人汝欲反汝情

亦是弱喪逃亡之子茫昧何所皈依也

性而無由入可憐哉疏榮越踐於聖迹溺於仁義欲

疾以成無由可入大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

聖運慈深可良愍也既失所問情識茫然於是

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疏退就家中思惟旬日徵求

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惡之仁義未能

契道是以悲愁度其請益仍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

聖言辭辭辭乎然而丈中津津乎猶有惡也疏版家一

五德滌盪穢累精熟以吾觀汝氣鬱鬱乎乎

雖復如功津津尚漏以此驗而惡猶未盡也丈外鞞者

不可繁而提將內捷內鞞者不可縵而提將外捷捷關

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

目若乃聲色獲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獲於內則耳



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  
持守况欲行道乎故道  
而行言信自然之理而行  
之也能循日然而行此至  
人之夏也

口義至極多方病人有問  
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  
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  
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  
欲闡大道而不自知其發  
病之處言蔽惑之云屢我  
愈見惑亂故自猶飲藥矣  
如病今皆不敢語教只願李衛生之道而已

如病六知字無難事作確本作篤云加也

衛李云防備其法令合  
含道也

口義云抱一者全其純一  
也勿失者得於天者無  
所喪失也無上無而下智  
內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也能止能定也能已即鍊  
成所謂天休歇也全諸人  
而未已不務外而務內也  
然然無謂累之只偏然無  
所知之只能見于乎不失  
赤子之心也嗶喚也  
陷然音書徐矣矣又音  
音集本依頭云也  
學戶義又亦依音同  
江洞本又作洞大音又音  
勤向教動支

世新篇庚癸起三十三

七

日喪於外固必無得  
無失而後為通也  
耳目而為聲色也所  
心智而為欲惡所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內外相  
惑必然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持持股勤綱繆亦無  
再得也夫唯精神定於內耳目靜於外方合旋生之道  
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俱獲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  
內雖繁乎以執之綱繆以持之弗能止也  
况內外獲弱為惑更深縱有懷道抱德之士尚不  
能持况放散玄道專行此惑欲希禁止可得乎  
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  
猶未病也疏  
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奈也亦猶南

榮雖惠能自陳  
過狀庶可教也  
夫藥以療疾痾而藥消教以機悟機悟而教息苟其  
本不病藥復不消教資不志機又不悟不謂飲藥以加  
其疾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疏  
衛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  
此如蒙指誨輒奉為常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  
乎不離  
其性疏  
能勿失乎  
無下筌而知吉凶乎  
豈用  
能止乎  
人而求諸己乎  
能備然

世新篇庚癸起三十三

七

而無界之謂三倉三府  
自佳同字林云六也  
嗑音益雀云味 司馬云  
也李音厄謂噎也一本  
作而不嗑若如李音有  
不字

噴於邁又本又作噴音  
噴五礼及向音噴音雀音  
也廣雅云噴也

口美云嗑喉也嗑音乾也  
赤子嗑而舌不乾無容  
心而不傷其和也視而不  
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  
伸則伸時必有室礙小兒  
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  
今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  
視而不瞶而視而無所視  
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  
則為備矣瓊與賤同行不  
知所之君不知所為即言  
無心也矣地隨順也或行  
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或流  
也同波即與物借往之意  
如此則可以為衛生之常  
教日足衛生之能也

口義云越問衛生之經永  
其次者也及問老子之  
言如此之妙故有至人之  
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  
子又曰非也蓋恐其徒者  
於此又慮其舊即即教於所  
謂立外非真是也永解凍  
疾即脫酒自悟之意相與  
交會於地與人同也矣矣  
天自同乎天也交與也同  
也相與相與也為性為異  
也不為講無計度之心也  
不為竟無其事迹也又  
曰是衛生之准已上言夫  
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  
衛生之道即至人矣矣以  
此而觀則前而非也兩字  
分明不不之實語疑既開  
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  
謂此道即至矣矣  
相與於當及又音與雀  
云猶與也

乎 無得 疏 往來無 能侗然乎 無節 疏 順物無 能兒子乎  
迹也 係止 疏 心也

疏 同於赤 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復和之至也 任聲之自 出不由於

喜 嗑喉塞也 嗥聲破也 任氣出聲心無善怒 終日握 怒 故終日嗥 不塞淳和之守遂至於斯

而手不親共其德也 任手之自握 疏 規拘寄勞倦者為 者其淳和與之道

至德 終日視而目不瞶偏不在外也 任目之自見 疏 瞶 同也 非係於色也 疏 動

也任眼之視云不動 行不知所之 任足之自 疏 之往也 行無所趣 疏 之若

自不偏滯於外塵也 繫之舟故雖行 居不知所為 縱任而 疏 恬淡無為 與物

而無所的謂也 委蛇 斯順 疏 接物無心 而 同其波 物波 疏 和光混亦 是 之也 疏 委曲隨順 亦波 疏 同其波 而 是

衛生之經已疏 愆指已前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德已 結成義也

若能自改而用此言 疏 如前所說衛生之徑依而行 便欲自謂至人之德 疏 之合於玄道至人之德止此

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永解凍釋者能乎 能乎明 疏 南榮 非自介 疏 拘束

仁義其日固及今聞聖教方解衛生譬彼冬水逢春 日執滯之心於斯寂散此曰學致悟非率自然能乎明

非真也此則孝子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 益 越之辭也

天 自無其心 疏 夫至人無情隨物與感故能同蒼 皆與物共 疏 生之食地共群品而樂天交共也 不以

人物利害相與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 疏 櫻擾亂也夫至人虚心順世與物同波故能安怪異

與群生絕謀讓於黎首既不以事為事何利害之能 疏 與群生絕謀讓於黎首既不以事為事何利害之能

口義云老子又曰未也既曰未也則當別有語頭又提起前頭能見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語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必分者世情之患言也我既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言子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言之蓋言使之自悟也釋宗多用此一解

擾也 備然而往 倏然而來 是謂衛生之經 已疏 重舉前文 結成其義

曰然則是至乎 謂已便可得 疏 謂聞此言可以造極 南榮不敏重問老子曰

未也吾固告汝自能見乎 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

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為經胡可 未云能者將歡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疏 未云能者將歡

至猶是筌蹄既曰吾汝則曰東學然學者不至至者不學在筌異魚故曰未也此是老子重發南榮 兒子

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愚冲凝淡寂寞無情同槁木而不榮類死灰而忘

疏 照身心既其双遣何行之可知乎衛生之要也 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禍福

德人 口義云無思

口義云自此以下莊子之言至理也字胸中也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字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自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修者修真之人也修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恒久也便是至誠然久也至誠而至於終久則天亦助之入亦助之舍止也故也天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之如子也

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疏 夫禍福生乎得

惡今既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得喪兩忘 德宇泰定者 惡双遣尚無其味之責何以災之有乎

發乎天光 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 疏 夫身者神之舍故

器宇也且德宇安夫小而靜定者 發乎天光者 其發心照物由乎自然之智光

人見其人 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 定 凡庸之人不能測聖但見群

也 疏 於衆庶不知天光假照也 人有修者 乃今有恒 人而修人則自 疏 恒常也理雖絕學道亦資

常之 道也 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常泰故能及居我 疏 休常

道也 空而自然獲助也 疏 之人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三

已義云孝行變自有迹者  
也則不能字所不能行所  
不能辨自然者也人之所  
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  
為所造之極故曰至矣天  
命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  
不即是也即就也不即是  
反是也及是則造化自  
然之理矣敗夫也備物者  
借万物之理也万物備於  
我也將形者順其性之自  
然也不變不計度不思慮  
也返藏於不思慮之地  
而其心之亦物隨時聖  
即俗家所謂無所注而生  
其心也存其心也在於中  
者敬則心於外者無不  
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  
也

胸中濼成之德故曰實美  
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靈聖心也不納於靈  
聖之物不入其心也外物  
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  
也有持者言有所主也不  
知其所以主大而化也不  
可持者言有所持守則未  
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  
將精微不可草者首過  
已義云此數句又說不善  
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此作  
為妄發也妄發則無善皆  
不當業已入於其間也知  
之而不能自全此聖道作  
非者也

動以言會為蒼生之所舍止  
皇天之所攝助不亦宜也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  
所助謂之天子  
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一者俱以  
泰然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  
君后處則逆人皆以  
臨道休常故致者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  
所不能行也辨者辨其所不能辨也  
非疏 丈夫為於分內者雖為也不為故雖學不學雖行不  
辨 行雖辨不辨豈復為於分外學所不能邪  
知止乎其不能知至矣  
所不能者雖行非  
為雖習非學雖言  
所不能者不彊知  
之此臨學之至妙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理終疏 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內為  
不能 是者斯敗自然之性者也  
備物以辨形  
意雖欲為  
為者必敗  
止於分內

而順其 疏 將順也夫造化共鑪物皆  
成形 疏 備足但順成形於理問學  
生耳非真而出之 疏 夫至人無情物感斯應苞藏聖知  
真者意度之謂 疏 遇物生心終不預謀為度者也  
敬中以達彼 疏 理自達彼耳非  
慢中而敬外 疏 中內智也彼外境也敬  
疑寂境 疏 重神智不敢輕染智既  
印虛通 疏 天理自  
而非人也  
有窮通  
而致惡者 疏 若文王之拘 楚里孔子之困 匡人智非不  
乃是人 疏 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斯萬惡窮不者蓋  
由天時運命耳 疏 安之若命故  
豈人之所為哉 疏 疏 滑亂也體  
時達命縱遭萬惡不  
足以亂大成之心 疏 其成不滑  
不可內於靈臺  
靈臺者有心也清暢  
疏 內入也靈臺心也妙體空  
靜故世物不能入其臺也  
靈臺者有特  
動於物耳其

億

暢

口義云更換也取過而作非每有所更其轉見差錯故曰每更為失業不謂更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知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人所為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言言幽明之問者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其見乎幽明其頭爭微是以吾子慎其始也獨行即慎始也此語入之吾言亦得

口義云券內者所求在義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券外者人無得而名也券外未在外者也務外之心志之所期不過為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者尤充實而有輝光也庸者也尤常在也舍己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也故曰唯貴人也豈庸而自立之自入見其父或富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為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為終始至於窮則而後已其其身皆設入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身窮物入焉且苟也逐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其身而不悔者故曰身窮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

實非 疏 推責能持之心竟 而不知其所持 若知其所持 持則持之

不可持者也 持則 疏 若有心執持失之 不見其誠已而 失也 疏 遠矣故不可也

發 此妄 每發而不當 發而不由已 疏 以前顯得道之士 誠何由而當 疏 智照光明此下明

舍 事不居 疏 業事也世事櫻擾每入心 每更為失 發由 其分內 疏 中不達遠從故不能舍止

得而誅之為不善乎 幽明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疏 夫人 乃為 疏 每妄發心緣起前境 為不善乎 顯明之中者人 得也 疏 自謂為得翻更喪真

頭乃曰 殊塗至推誠履信道理無備若乖彼分失斯真 必招報應 離惡相感所以遭誅則杜伯彭生之類也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幽顯無愧於心 疏 幽顯 分明無譴不犯於 券內者行乎無名 券分也支遊於分 物故獨行不懼也 券外者志乎期費 內者行不由於名 疏 券分也無名道也履道也 券外者志乎期費 益 無益期欲損 疏 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 已以為物也 疏 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 行乎無名者 疏 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

唯庸者光 本有斯光 疏 庸用也游心無名之道者 目而用之 疏 其所用知日有光明也 志乎

期費者唯賣人也 雖已取無猶借 疏 志求之分外要期 者意唯名利猶 彼而取賣也 疏 志名而費損神智

高價販賣之人 人見其政猶之魁然 其政矣而猶自以 為 疏 企危也魁安也銳情貪取分外企求他 與物窮者 安 疏 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為安穩愚之至也

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為安穩愚之至也 與物窮者 安 疏 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為安穩愚之至也

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疎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無親人而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絕也者此教句世于如何不理會世法

情于志一坎又廣雅云痛也元嘉本著

口義云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者已自傷之自害其體於此志尤甚矣夫之鎮錮故曰其莫懼于志鎮錮為下陰陽之氣皆已傷人猶寇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為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鍊焦火其寒凝冰是也此兩極佳在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物入焉

窮謂舍止之謂也物我冥符而窮理盡其性者故為外物之所皈依之也

與物

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且謂券外而跋者跋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入人

容焉能容人入人疏聊與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各身不獲容則去也疏恒矜止心靈躁竟不能自容何能容

物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况能有親乎故

盡是疏補挾不容則無親愛既無親愛則盡是他人非他人疏既多離敵非少欲求安泰其可得乎

兵莫潛于志鎮錮為下

志之所趨燠火凝水故其為兵甚於劍戟也

之徒鎮錮良劍也疏夫潛毒傷害莫甚乎心心志所緣不疾而速故其為損害甚於鎮錮以此較量劍戟為下

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疏

冠敵也域心得喪喜怒戰於胸

中其寒凝冰其熱燠火此陰陽之冠也夫劫敵巨冠猶可逃之而兵起內心如何避耶

非陰陽賊

之心則使之也

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五藏

害於人人但由心有疏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疏常而道

皆疏夫物之受氣各有崖限妍醜善惡稟分毀疏所惡乎

分者其分也未以備

不守其分而未備

分之中又已備足分外馳者而來備疏所以惡乎備者其

有以備

本分不備而有以未備所以惡

自然先故出不見其鬼

不又守其分內

疏夫出惡感

妄逆是非

口義云成毀二夏分而為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道通其分也

口義云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言於無而私於未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之故曰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口義云志於外者已及於內則為德為德則能神能天逐乎外而不知反則論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反見其鬼秋氏曰鬼窟裡活計即此是也無是無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為死出而得是言復於外而得自是之見者也存物曰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

且善云冥者天地之間冥  
理也無思則虛虛則冥  
若以私心臆之而以有者  
為冥則其人與鬼同矣  
謂得死若情識外馳以  
為得者是日得死耳非  
理也

江云滅而一也上廣  
雅云滅殄也也冥塞  
殄塞純朴之道而外馳  
薄之境金復行尸於世  
手鬼何別故也

口義云百鬼趨淪淪皆私心  
滅理貪著諸有而  
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  
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  
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  
也狀似但可空諸所有不  
可實諸所無便是云此意  
出生也万物之所由好也未  
嘗無本而不可知故曰無  
本入死也万物之所由終  
也

也知其所以終而不見其  
所入之故曰無冥冥理  
象有而無方術之可未故  
曰無乎然自有長而以下  
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  
年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  
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則  
本始也則末也終也

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  
下門字

口義云有不生於有室  
於無故自有不能以有  
為有

之境而不能反本還原者  
出而得是謂得死  
不出而無  
動之死地故見其鬼也  
得乃得生

疏其出心逐物遂其欲情而有所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獲者此可謂得死滅之本

已滅其性矣雖有  
疏迷滅本性謂身實有生  
斯生何異於鬼  
疏死不殊故與鬼為一也  
以有形者

象無形者而定矣  
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  
懷則生全而形定也  
疏象似也雖

如無者即形非有故也曠然  
出無本  
非有本  
入無象

忘我故心靈和光而恒定也  
非有根  
疏出生也入死也從無出有有無  
有實而無

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則  
觀末也亦原也本亦作標字  
今隨字讀之言從無出有實

有此身推索自由竟無處所自古  
有所出而無象者有  
至今甚為長遠尋古今竟無本末

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  
疏有所出而無象者以元  
出無根竅以出之  
觀之謂其有實其實不有

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  
字者有四方上下而  
四方上下未有竅處  
疏四方

上下也萬物之生謂其有實尋實字  
中竟無來處字既非矣處宜有邪  
有長而無本則者

寬也  
宙者有古今之長  
疏宙者往古來今也時節餘長謂之  
而古今之長無極  
疏今古推求代叙竟無本末宙既無矣

本豈  
有邪  
有乎生者乎死有乎出有乎入  
出入皆  
出入皆

所見其形  
疏出入由生死也謂其出入生死故有出入  
之名推窮性理竟死出入處所之形而可  
見

是謂天門  
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  
疏天者自然之  
之天門猶云眾妙之門也  
謂也自然者

以無前由為義言尋實萬有皆無所  
從莫測所以自然為造物之門戶也  
天門者無有也萬

口義云必出於無有而  
無有者又一無有也故曰  
無有一世有各物日有  
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  
者即是此意藏者退  
藏於心也聖人之心藏  
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 物出乎無有

死生出入皆歛然自尔未有為之者也然  
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  
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也  
切萬物從此門生故郭注云以  
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也  
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  
耳有豈有之所能有乎  
有必出乎無有  
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  
也  
疏 夫已生未生二俱無有此有之出乎有  
非謂此無能生有無若生有何謂無乎  
有 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  
遂無則有自歛生明矣  
疏 玄德聖人真真契理  
藏乎是 而不生生  
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聖人

### 藏乎是

任其自生  
疏 玄德聖人真真契理  
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聖人

### 有

遂無則有自歛生明矣  
疏 玄德聖人真真契理  
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聖人

### 疏

夫已生未生二俱無有此有之出乎有  
非謂此無能生有無若生有何謂無乎

### 有

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  
遂無則有自歛生明矣

### 有

遂無則有自歛生明矣  
疏 玄德聖人真真契理  
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聖人

### 有

遂無則有自歛生明矣  
疏 玄德聖人真真契理  
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聖人

### 有

遂無則有自歛生明矣  
疏 玄德聖人真真契理  
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聖人

### 有

遂無則有自歛生明矣  
疏 玄德聖人真真契理  
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聖人

### 有

遂無則有自歛生明矣  
疏 玄德聖人真真契理  
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聖人

內之意以死為言  
真也以生為言以死為  
條縷有生死之分便是  
有物故曰是以分也上  
至者無物太極之初也  
次者有物陰陽既分  
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  
生則有我矣余知有我  
猶以死生有無為是  
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  
者也

### 有所至矣疏

玄古聖人得道之士  
知與境合故稱為至  
惡乎至疏 問至所由  
有何為至有以

### 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疏

此顯至之體狀也知  
既造極觀萬境虛寂

### 能

至極窮理盡性虛妙之甚不復可加矣  
其次以為有物矣疏

### 萬境用為有物也

將以生為喪也  
喪其散而  
以死為反

### 也

還離 疏 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為得  
以死為喪今欲  
液也 疏 反於迷情故以生為喪  
以其無也以死為反

### 為反於空寂雖未盡

於至妙猶齊於死生  
是以分已  
雖欲均之  
疏 雖齊死生

### 之異故從非有

而起分別也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  
生俄而死以

### 無有為首以生為休以死為戾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

本守



口義云三者雖有次第而  
其未離於道豈言如公族  
分而為三姓則同也  
身也非一江云一說云昭  
景甲三者皆楚同也

著載謂著冠世分楚  
朝為衆人所戴仰也著  
封者謂世々封邑而光著  
久也昭景甲三姓金異論  
本則同也惟云昭景三姓楚  
之前顯戴皆用姓顯對非  
一姓同出公族喻死生同也  
此兩說與註不同即出之  
耳

口義云昭氏景氏以有職  
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  
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耶  
景甲金非一氏而皆楚同  
之公族也上言三者金異  
同乎公族却於四也字之  
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在  
絕而不絕之辨此皆文字然

口義云雖隱也金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為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嗜噫氣也此意同分  
生也同是此氣而強自分  
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  
有分別則若私既和其私  
則若是其是而所謂是  
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  
其意只在乎物論固而又  
撰出移是兩字非所言  
者語不當言也謂移是  
之說在人皆不當言言  
之皆為私也人金若有一  
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  
曰金然不可知者也臘祭  
也臘牛百業也該足指也  
牲之一舉也方祭之時既  
殺此牲其四蹄與五臟皆  
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  
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  
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  
蹄也分於俎俎在盤豆俎  
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  
定也五臟只字百業四  
體只字肢文法也  
口義云一室之中有寢有  
廡又有便息之所在之

### 者吾與之為友疏

其次以下心知緣聞而始末無有從  
無有生俄頃之間此生彼滅故用無  
為其頭以生為形体以死為其尾誰能知有無生死之  
不二而以此修守者莊生狎而交朋斯人猶難得也

###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

不盡俱能無是非於  
胸中故謂之公族  
此三異猶如楚家於二  
姓之上分為三族也  
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

### 非一也

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  
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  
問大夫掌三族三姓既斯是也此中文畧故直言昭景  
王孫公子長大加冠故著衣而戴冕也各有品秩威莊  
職官曰官賜姓故甲第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枝  
派分派故非一也猶如一道之中分為無生死種種

### 非所言也

披然曰移是  
披分散也夫道無彼我而物有是非是非不定  
故分散移從而不可言也其移是之狀列在下文  
所言  
移是是非所言也  
於言前矣也  
疏  
理形是非故試言耳  
然非非之移非所言

### 雖然不可知者也

不言其移則其移  
不可知故試言也  
疏  
雖復是非不  
言無以知是非故試言是非遺於是  
非名不可言則不知是非之無是非也  
臘者之有臘肢可散而

### 不可散也

物各  
有用  
疏  
臘者不祭也臘牛百業也肢備也亦言是  
藏並皆陳設祭事既訖方復散之則以散為是若其祭  
未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

口義云雖隱也金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為人元氣之病也前言生者嗜噫氣也此意同分  
生也同是此氣而強自分  
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  
有分別則若私既和其私  
則若是其是而所謂是  
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  
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  
其意只在乎物論固而又  
撰出移是兩字非所言  
者語不當言也謂移是  
之說在人皆不當言言  
之皆為私也人金若有一  
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  
曰金然不可知者也臘祭  
也臘牛百業也該足指也  
牲之舉也方祭之時既  
殺此牲其四蹄與五臟皆  
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  
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  
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  
蹄也分於俎俎在盤豆俎  
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  
定也五臟只字百業四  
體只字肢文法也  
口義云一室之中有寢有  
廡又有便息之所在之

不同謂之寢謂之廣謂  
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  
則又有寢廣偃之異名  
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  
此兩句即移是之前也  
幸皆也以曠祭五室而  
視則其所為是者皆移  
易而不可足之是也故曰  
為是幸移是

口義云上面既結一語又  
提起移是字每說是以  
生為不言既有是字則  
以主者為本以其所知  
之智為師因此而後以  
是非相乘孰為名乎孰  
為實乎故曰果有名實  
曰果有者言其非必有  
也實也也因吾一已之  
師以此為本而欲入皆  
聽已之辭度故曰曰以  
為已實使人以為已節

常觀室者周於寢廣又適其偃焉偃謂屏廁疏偃屏廁也事

施設餘昨屋室之中觀首周旋於寢廣之內飲食既以應須便  
躡故往園囿而泄尿也飲食則以寢廣為便尿則以園囿為  
是是非無常竟何定乎園囿者明聚無為是舉移是屏廁則以偃

植觀室頭處所不定俱無是非也當其偃溲則寢廣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請嘗

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所知

是無非者也能遣生是將安寄故知移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雖異

而各師其知曰以乘是非乘是非者疏目其師知之心心乘

者顛倒是非者無是非乎果有名實物之名實疏夫物云云悉皆虛

償節大常亮又廣雅云報也察謂報身以成各節成而身死故曰以償節也

口義云惟其因此自於是  
非之爭豈以死償之而  
亦其心豈故曰因以死  
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  
而生也唯其如此故於用  
舍窮通之際有智愚  
榮辱之分今世之人皆  
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  
之人也徹通也蝸與鴟  
鳩皆同說大鵬亦猶移  
是之人不知至通之士  
而非笑之其見識與蝸  
鳩同矣蝸與鳩同人又  
與蝸鳩同故曰同於同  
也此鼓舞之文

何施倒置之徒謂曰以已為質質主也物各謂己是

未定有此名實也質主也曰以已為質足以為是非之主也疏

質主也妄執名實遂用己為使人為己節人皆謂己疏

節者至操也既迷名實又滯是非遂曰以死償節當其

使無識之人堅執虛名以為節操也非直疏守是非以成志操惑乎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

脫也疏不按期死報執之也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不能隨所疏以炫耀為知

徹為榮名窮塞為耻辱若移是今之人也是無非何移

然者豈能一窮通榮辱也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澆季浮偽今是疏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澆季浮偽今是

有疏世之人也豈上古淳和質樸之士乎是疏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澆季浮偽今是

同於同也同共是疏蝸鴟二虫以蓬蒿為是二虫同是

且義云此教行又別一項  
說話與市人行而踴躍其  
足則必以放傲自責所辭  
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與弟  
之足則姬謂之而已必無  
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  
謝也

且義云此教行又別一項  
說話與市人行而踴躍其  
足則必以放傲自責所辭  
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與弟  
之足則姬謂之而已必無  
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  
謝也

驚，五報及廣雅云也  
踧，女發及司馬云踧也  
媼，於禹及注同  
誦，况甫反

曰義云大親父母也若及  
母而踧其子之足則併字  
媼誦亦無之矣情親之  
至自相孚也至札有不  
人謂札之至者無人已  
之分忘其指陞也

曰義云至義不物謂義  
之至者不待物之而度  
其宜也  
至知日不謀無交於謀  
度也  
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  
相愛之跡也  
至信辟金者言未待以  
金室為質也辟音除也  
踧足之喻為下面札義  
皆信五者說也

辟，必鎖反又婢亦反  
曰義云徹字撤同解杖也  
頭華頭也嚴威嚴也  
縲，口侯又亦音諤  
勃，本支作悖同必妹  
反

曰義云勃志直者能悖  
亂其志也動手動也理  
辨理也諤心者言六者  
能綱縲牽擊其心也  
曰義云田泰德者情勝則累  
其自得之真也  
知心智也能才德也  
塞道障道也  
盪，盪也去此勃志  
諤心累德塞道四者  
六害則胸中不為之蕩也  
此教人下士支也

同於鳩鳩同於蝸  
踧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  
故曰同於同平  
踧，踧也履也履踏市塵之人不相識者之節脚則謝  
云已傲慢放縱錯雜誤而然非故為考也

凡則以媼  
言媼誦之  
誦者兄弟之足則媼  
大親則已  
無所辭謝  
誦而憐之不以言愧

矣  
明怒  
若父踧子足則敏然而已不復  
故曰至札有  
素足  
誦者故知言辭往來者為不實

不人  
不相辭謝斯乃札之至也  
疏  
自彼兩忘視人  
若已不元入者  
已外何辭謝之  
有乎斯至札也

至義不物  
各得其宜則  
疏物我及遺妙  
得其宜不却

我外有物何哉  
至知不謀  
謀而後知  
疏率物而照非謀  
非自然知  
疏謨而知斯至智

也  
至仁無親  
譬言之五歲未曾相  
疏方之手足更相御用  
親而仁已至也  
無心相為而相濟之

功成矣豈有親  
至信辟金  
金玉者小信之質  
疏  
辟除也  
愛於其間哉  
至信則除矣  
疏  
金玉者

信之質耳至信  
則存除之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縲去德之累達道之  
貴富顯嚴各利六者勃

塞疏  
徹毀也勃亂也縲繫縛也  
貴富顯嚴各利六者勃

志也疏  
榮貴富瞻高顯尊嚴聲名利  
容動色理氣意六

者縲心也疏  
容顏變動美色辭理氣調情意六者縲  
繫縛心也縲者本亦有諤字者解心之諤

也  
惡欲喜怒哀條六者累德也疏  
憎惡愛欲欣喜怒  
悲哀歡條六者德家

之患  
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疏  
去捨從就貪取施  
與知慮伎能六者

蔽真  
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  
道也

知者後也知者

口義云欲持守與敬也  
口義云生德之發見也  
發見則有光華矣

口義云性右我者也質率然也性少動而後有為為而流於人偽則為性之失接志也讓讓也心接而至於有讓讓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手語蓋不同以莊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泥與安兒之視而無所視曰視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為知亦猶嬰兒之視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意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為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此之中而又無非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之中之形也

口義云治女也物不能動之謂治曰德曰治且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金相受而其資未嘗不與相此又是一般說語

口義云微也射之中至於微故曰中微習之不能使人無言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

口義云復乎人能自晦於人也復昔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與言默百物之類名也物物象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走能走能啼能啻能躍皆能遂其天性

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濫動也 疏 四六之病不動濫於胸中則心神平正正則安

靜靜則照明明則虛通通則恬淡無為為應物而無不窮也

道者德之欽也疏 道是所修之法

德是臨人之法

生者德之光也疏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者德之光也疏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者德之光也疏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者德之光也疏

故欽仰於道

質本也自然之性

性之動謂之為

光華

者是真生之本也

性之動謂之為

以性自動故稱為耳

疏 率性而動分內而為

此乃真為非有為也 疏 為而無為非有為

之失疏

感物而動性之欲偽動情

知者之所不知猶觀

也 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 不知視而視不知 疏 觀也 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 疏 觀也 夫目之能視也 不知所以視而視視而有明闇心之能知也 不知所以知而知而有淺深而目不能視而

心不可彊視心不能知不可彊知

彊知者若有分限故猶如視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若得已而動則為疏

夫道而後動和而不唱不得

動無

彊動者耳故失也

已而用之可謂盛德也

非我之謂治

動而做

疏 率性而動不捨我效物

各相反

而實相順也

有彼我之名故反

疏 有彼我是非之名故

實故實

各得其實則順也

疏 相反無彼我是非之

相順也

弄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

善最譽

兵理

弄古之善射人工巧也弄弄字放矢

常俱

則擅斯名使已無

聖人工於天而拙乎人

令譽不可得也

任其自然天也

疏 前起譬此喻也聖人妙契

有心為之人也

莊子雜篇齊物論

故曰能與能天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亦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况我自分別天乎故曰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唯其已矣唯能天此八字極妙

口義云單之射見息得雀亦畏之據見春由甚抱樹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為籠則雀鳥在籠之中不得射之矣主意不枉再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前好惡則必為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為人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手万物之外誰得而籠之

滕臣者伊尹也言湯妻有莘氏之女伊尹此女來也故滕臣云也滕人江云伊尹好厨故湯用庖人也江云教義又音也又字義又本亦作移司馬云畫飾容之具無足故不復安之一云移離也崔云移畫不构法度也牢箝牢ハミニテハシロク言ハ字モコル意也口義云介者兀者也書筆飾之服也移捨去之也其是就兀華飾何足也蓋其心於饜養外之矣故曰非字也非豎也足曰靡城且春之人也彼為罪人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著之喻

不知不顯其迹此誠難也故上文云使天下兼忘我難夫王乎天而復乎人者唯

全人能之工於天即假於人矣謂之疏假善也全人神人也走巧合天

然善能晦迹澤及萬世而日用不知者其神人之謂乎神人無功故能之耳唯蠱能虫唯蟲

能天能還守虫疏鳥飛獸走能虫也蛛網蟻丸能天也即是能天皆稟之造物豈做效之所致哉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疏走全德之人神功不測豈嫌已之素分而惡入之所稟哉蓋不

然而已也而况吾天乎人乎斯而謂工乎天疏天乎

不見入天之異都任之也前自遺天人美惡猶有天人此句混一天人不見天人之異也吾者論主假自稱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疏假有二雀羿善物必逃之疏射射必得之此

以威猛猛非由德惠故所獲者少以天下為之籠則雀

無所逃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疏大道蕩蕩無不制圍好各得則逃將安在故以天下為籠則雀

無逃處是知以威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

羊之皮籠百里奚疏伊尹有莘氏之滕臣能調鼎負五鼎以于湯湯知其賢也又順其性

故以庖厨而籠之百里奚流狄狄人愛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而贖之又云百里奚好著五色羊皮裘魏曰

五穀大夫而湯聖穆賢俱能好士故得此是故非以其

二人用為良佐皆順其本性所以籠之順其所好則天下無難

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疏逆其本性而牢箝得者未之介者移畫外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也刑者之

有也刑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

音義郭無及廣雅云他也崔本作瓦

夫復人音服後又反

不饒其愧又廣雅云遺也元嘉本作愧

江又云復者溫復多謂也夫人既習者溫復小事皆所至惜今溫復人之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取以饋遺之此至屬不獲人之所惜者也無復相為之情故曰忘人也言此道在已不是實非且知為已而無為入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絕矣矣故曰天人謂身自同徐無窮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遺與觀此可知不饒之意

口義云敬我亦不以為喜侮我亦不以為怒即所謂幸也與之而不加勸幸世非之而不加溫也

天和之為一也怒金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句在入出而自然

德為無不為又如星變其言自欲動則心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動其動

神不全我凡有為而欲得其當則必緣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而無心則為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矣

新編廣雅卷之三十三

醜在懷故接介而奔之也介疏介別也接去也畫裝也裝嚴服飾本為容儀殘削之人形貌殘損至於非譽榮辱無復在懷

胥靡胥高而不懼遺死生也故不懼死疏故接而奔之

胥靡徒彼之之人也千金之子日貴其身僕隸之人不重其命既不矜惜故登高而不怖懼也夫復謂

不饒而忘人之所惜疏夫復於本性習以成之既不捨已效人遂奔忘於愧謝斯忘於人道也譬之手足方諸服具更相御用豈謝賴於其間哉

志人固以為天人矣無人之情則疏率其天道之性忘於人道故

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彼形

廢而猶同乎天和疏同乎天和忘於逆順故恭敬出

况天和之自然乎疏之而不喜侮慢之而不怒也

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此是無不能生有有不疏夫能出怒出為者不為不怒者能為生之意也

本無為怒本不怒能體疏也是以從不怒不為出故知為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道

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此斯為道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疏緣順也文必須調平志氣神功變化莫先於順心靈和混有為之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已者感而後

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例至人所以用為正道也

疏緣順也文必須調平志氣神功變化莫先於順心靈和混有為之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已者感而後

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例至人所以用為正道也



口義云狸德言其貪實  
与狸同狗之下品者也  
狸德字下得好視者  
凝然上視而目不動也  
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  
狗然故曰若亡其猶雜  
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口義云馬之中規繩  
墨言其身伴件合法  
故借方回曲直以言足  
不必就馬身七泥而求  
之

口義云成材者言天成  
之材也  
若郵若失即爾然之意  
喪其二即亡其一也  
郵幸聿又分賺  
佚口義佚作失失音  
逸司馬本作失李字云恤  
失皆敬馬疎若也  
軼李音逸徒列及雀云  
徹也  
口義云不知其所去而不  
知其所止也此言備喻  
之言武侯悟其死心自  
然之意故大悅而笑

卷之九 雜錄 無鬼 五

靈困病也君屏黜嗜欲擊去好惡既不稱適故耳目  
病矣是故我將慰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 我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疏 此重結 武侯超然不對 不悅  
其言

疏 超悵也既不稱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疏  
情故悵然不若

既覺武侯悵然不悅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疏 執  
試語狗馬度恆其心

情志唯貪飽食此之形 中之質若視目疏 意氣高遠望  
質德比狐狸下品之狗

如斯中品 上之質若其目疏 一身也神氣定審若若  
之狗也

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疏 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  
之能不若相馬武侯庸庸故

以此逗機莫其歡 吾相馬直者中繩疏 謂馬 曲者中鈞  
悅庶幾歸正

疏 謂馬 方者中矩疏 謂馬 圓者中規疏 謂馬 是國馬也  
頭也

疏 合上相是謂諸侯 而末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之國上品馬也

疏 材德素成不待教習斯乃 若郵若佚若喪其一疏 目  
宇內上馬天王所馭也

顧規既似憂虞蹄足緩疏 又如奔佚觀其 若其者超軼絕  
神彩若忘己身如是之材天子馬也

塵不知其所疏 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群馬疾若迅風  
塵埃遠隔既非教習故不知所由也

武侯大悅而笑 夫真人之言何遜哉 疏 語當其機故 徐  
唯物所好之可也 笑而歡悅

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乎 疏 議事已了諒  
而出女商怪

君歡笑是以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咨問無鬼也

卷之九 雜錄 無鬼 五



日義云金版六段即大云  
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  
故曰金版猶曰金匱也  
室之昏也從橫及覆鐘  
說之意也不可混詩書  
為橫六段為從也  
口義云奉夏王夏也以詩  
書六段之說見之行夏  
比有放驢故曰奉夏而  
大有功於國也

越遠也司馬云流人有  
罪見流徙者也  
且義云流人去國流客之  
人也所知旧知識也

縱說之則以金板六段疏詩書札条六經金板六段周

六經為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啟齒

鐘鼓耳故愁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疏

不可稱教而我君未嘗開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遂使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疏夫藥無貴

女商曰若是乎疏直置如是告狗馬乎

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各思其本

也

疏去國超逸有流放之人或犯憲網或遭苛政薛卿

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疏日月稍久思鄉漸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入滋

久思入滋深乎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

夫逃虛空者藜藿在野魁黜之逗跟位其空聞人之

足音蹶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

得所至矣疏柱塞也跟良人也楚行聲也文時遭暴乱

則大悅也疏運厲飢荒逃避波流於虛園空宅唯藜

日義云似人者似其鄉  
人也

逕本亦作徑司馬云徑道  
也本又作跡元嘉本作  
迭徐音迭崔云迭跡  
逃司馬云故懷泉外為  
空虛也

跟位良人謂巡歷者也  
位其空謂處虛空之間也  
跟或作良音同  
楚然臣恭又又曲勇反  
株也徐若江及司馬云  
音貞  
意是李云喻此侯之無  
入君之德而处在防衛之  
間魚臨朝矯厲愈非其

上子推言會合在虛園空宅唯藜

意及得其所思猶地之用  
之聞人音安能不知是欲改  
貞然然而喜也

已義云山間之孩曰肥肥  
之往往塞也跟音即類  
篇云欲行只也立居也  
止也言其困倦欲行而  
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  
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  
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  
人也此意蓋言此侯本  
然之真固失已久畧  
闕此語如逃空谷而  
聞足音所以喜也權  
家所謂又客還家是  
也聲效喉中之色也

已義云賓子摺同車也  
杜稷下李云謂善言嘉  
謀可以利杜稷也

已義云養者生也生於  
天地之間皆此人也故  
曰天地之養也一者同  
也

口義登高不為長居下  
不為短無貴賤之喻也

口義云齊物之養者形  
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  
神者不自許也

藿野草柱塞門庭但猿肥馳蹊徑斯在吾至於堂宇人  
位虛廣間然當余之際思卿滋甚忽聞他人行色猶自  
欣悅况乎兄弟親眷聲咳  
言笑者乎此重起譬也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歎

吾君之側者乎  
所以未嘗啓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  
疏 武侯思聞大馬其日固久譬彼流人方茲逃容羈弊  
既淹實懷鄉春今乃以真人六經之說太公兵法之

談聲欬其側非所  
宜也此合前喻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

食茅栗厭苾非以賓寡人又矣夫今老邪其欲于酒肉  
之味邪其寡人亦有杜稷之福邪疏  
于求也又處山林  
老勞苦厭倦豈不欲求於滋味以  
養類齡乎庶與德以謀固宗廟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

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疏  
生涯貧賤安  
貪於飲食以自養哉  
君曰何哉奚勞寡人疏  
其所以也  
曰勞

君之神與形疏  
神倦故慰之耳  
武侯曰何謂邪疏  
問其所言  
有何意謂徐

無鬼曰天地之養也  
不以為君而  
疏 夫天地兩儀享毒群品  
以為君恣其奢後此  
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  
不可以為短君獨

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如此違天  
疏 登高位為君子不可奈之以為長居卑下為百姓不  
可苦之以為短而獨誇萬乘之威苦此一國黎庶貪  
色色香味以恣耳目鼻口既  
違天地之意竊為公不取焉  
夫神者不自許也  
耳

物與之

物與之

物與之

物與之

物與之

物與之

物與之

物與之

且義云和手物而同而為一也。豈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其手物為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目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為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

且義云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意於優兵。乃用兵之所由所病。李去服而無對也。或云義違天地之平。德恣其欲。病故不解。以此為病。何為乎。且義云造殆危也。以此心為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自迹故曰器也。

且義云以有為之心而為有迹之事。則非所造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誶行焉。傷其內也。故曰成固。有伐變為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固。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雁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步兵也。驪駒卒也。麗譙。官樓之門也。鐘壇。祭祀之地也。且入祭祀必於路寢。此言營之內也。其意蓋曰君之用心。若手物固。則一室之內。皆若及共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秋氏所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

疏許與也。夫聖主神人物我平等也。不多貪。滋味而自與焉。夫神者好和而惡姦。與共者。和也。私。夫神聖之人好與。夫姦病也。故勞之。唯自許者。姦也。物和同而惡姦。私者。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疏。夫姦者私通於理為病。君獨有斯病。其困如何。武侯曰。欲見先生矣。矣。吾欲變民而為義。優兵其可乎。疏。欲行愛養。非之義。修於文教。優息兵。戈如斯。治國未知可不也。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尚之為愛。愛已偽也。為義優兵。造兵之本也。為義彰名。彰則竟。竟與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優兵。其可得乎。疏。夫偏愛之仁。兵武之功。修文之迹。既彰矣。物斯徇焉。害民造兵自此始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從無為為。疏。自從也。殆。近也。從此以為必殆。凡成美惡之乃成耳。疏。隨敗無為之本。故近不成也。器也。美成於前。則偽生。後疏。夫美善之事成之。於前美之器。故成美者。乃惡器也。疏。迹既彰。物則趨。竟故為惡具也。君雖為仁義。然且偽哉。耳。將以偽真也。疏。兇迹也。顯物皆喪其真。形固造。形。仁義有形。故疏。仁義。二塗並有。故近偽。本也。形固造。形。偽形必作。疏。形迹。故前迹既依後形。成固有伐。頭也。疏。夫功名成者。必招。變回外戰。必造。疏。夫造。作形法。而變更易常者。物失其。疏。夫造。作形法。而變更易常者。物常然。疏。必害之。故致外敵。事多爭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麗譙。高樓也。無徒驩於鐘壇之宮。徒。步兵。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疏。鶴列。陳兵也。言陳設兵馬。如無為。盛兵。走馬焉。疏。鶴之行。列也。麗譙。高樓也。言。

疏許與也。夫聖主神人物我平等也。不多貪。滋味而自與焉。夫神者好和而惡姦。與共者。和也。私。夫神聖之人好與。夫姦病也。故勞之。唯自許者。姦也。物和同而惡姦。私者。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疏。夫姦者私通於理為病。君獨有斯病。其困如何。武侯曰。欲見先生矣。矣。吾欲變民而為義。優兵其可乎。疏。欲行愛養。非之義。修於文教。優息兵。戈如斯。治國未知可不也。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尚之為愛。愛已偽也。為義優兵。造兵之本也。為義彰名。彰則竟。竟與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優兵。其可得乎。疏。夫偏愛之仁。兵武之功。修文之迹。既彰矣。物斯徇焉。害民造兵自此始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在字推論余得此語

五

則有失得順境也夫生  
境也無得則無失故曰  
無敵逆狂得此一句下  
得亦好巧梳心也智謀  
自梳巧而出也戰事支  
目智謀而出也以此而  
求勝於人舍殺其人民兼  
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  
私是若勝矣而不知之  
次為物所統是形與神  
戰外吾勝而神者勞  
兵勝於人而自勞其神  
孰為得失故曰不知孰  
善言那分是也如此而  
為勝何以為之故曰勝  
之惡乎在

其華麗譎曉也鎬壇官名也君但勿起心僣兵為義  
亦無勞盛陳兵卒於高樓之下徒驥馬官死之間  
**藏逆於得**於中有逆 **疏**莫包藏逆心 **無以巧勝人**守其  
而朴各有 **疏**大巧若拙各敦樸素 **無以謀勝人**率其真  
所能則平 **疏**莫以機巧爭勝於人 **無以戰勝人**知而知  
各有所 **疏**忘心道慮率其真知 **無以戰勝人**以道應物  
長則均 **疏**勿以謀謀勝捷於物 **無以戰勝人**物服而無  
**名** **疏**無為清淡以道應人 **夫殺人之主民兼人之土地**  
**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不知  
為善則雖 **疏**夫應天順人而或滅凶殄逆者雖亡國戮  
寇非已勝 **疏**入而不失百姓之歡心也若使誅殺人民  
兼土并地而而意在貪私養其身乃悅其心者雖復  
戰前敵善勝於人不知此勝於何處在善且在誰邊

君若勿已者言君莫知  
此也但修吾呆然之誠以  
志天地自然之實而物  
無所櫻拂此不爭而善  
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  
則民脫於死各得甚益  
又何偃兵之求哉

也 **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若

**能已則莫若** **疏**誠實也櫻擾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莫  
**修已之誠** **疏**君修心中之實應二儀之生殺無勞作  
**法櫻擾** **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之復哉**甲兵無所  
**黎民** **夫順天地施化無心民以勝殘况** **黃帝將見大塊平具表之山**

**脫停死何勞攝意作法偃兵邪** **黃帝將見大塊平具表之山**  
**疏**黃帝軒轅也大塊大道廣大而塊然空寂也言大塊  
古之聖人也具茨山名也在宋陽密縣界亦名泰隄  
山黃帝聖人父冥至理方 **方朋為御昌禹驂棄旅若謂**

**欲寄尋玄道故託迹具茨** **方朋為御昌禹驂棄旅若謂**  
**明前馬昆閭滑替後重** **疏**方朋滑替等皆是人各在左  
為驂在右為御前馬馬前為  
**導也後車**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聖者名  
車後為從 **也名生**

曰義云七聖黃帝于方  
朋昌禹張若謂明昆閭  
齊益也此等人名皆是  
寓言

口義云若以大隗為畜之隗然者亦豈說也

遊新編後無鬼

而物迷矣雖欲之塗道也今汝州有襄城縣在秦隗乎大隗其可得乎疏鬼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

帝已下至于滑贊總有七聖也注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此注得之今重叙也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疏牧馬童子得道之人也牧馬曰牧適介而值牧童問道之

所在也曰若知其茨之山乎曰然疏若安也然猶是也問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疏存在也又問道之黃帝曰

異哉小童非徒知其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

為天下疏帝驚異牧童知道所在曰小童曰夫為天下

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名自若則無事矣無疏奚

也若如也夫欲修為天下亦如治理身身既予必而自

無為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私

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賢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

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疏六合之內謂望塵之

也也言我少遊至道之境棲心塵垢之外而有眩病未

能体真幸聖人教我修道晝依夜息棄且遨遊以此安

居而逍遙死世本有作專今予病必痊予又且復遊於

字者謂無日新以變化下莫過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夫為天

曰義云非吾子之復者言彼物外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

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疏痊除也厚妄之病久已

攬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疏痊除在深而游心物外

治身治國豈有異乎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

物我混同故無事也

口義云馬成群而牧之若  
隨水草但須其性而使之  
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  
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  
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  
以為我之師也

口義云思慮之變百種變  
換思量也談說之原說  
得成條理也交陵駁也  
評訊也好察之士則又  
爭分毫毫三者皆備其  
所長而自以為喜故一  
日無之則不条此為物  
慾所籠罩者也故曰  
固於物

口義云五朝興起而五  
朝之上也招世者立  
招世者立招子而為名  
於世即好名者也中  
者庸人也榮官但以爾  
條為榮也筋力有方  
者也務難以濟患難  
而為奔騰也勇敢之士  
也奮患見患難而喜  
也枯槁隱士也宿名  
意於色名也  
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  
多求治事也

口義云敬容矜持容貞  
而為外飾也責除以交  
際為重也

之事

事由民作雖然請問為天下必合民自得也疏夫牧養蒼生

理雖如此猶小童辭疏無所請示以要言黃帝又問疏實非聖人務少童

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害馬者而

已矣馬以過疏室駕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

為此分故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師美天然而去其疏

頓悟聖言故身心變故退其分外至乎過分則大隗至也知士無思慮之

變則不樂疏世屬艱危時逢禍變知謀之士思弁士無

談說之序則不樂疏弁類懸河詳同炙輶無察士無

評之事則不条疏

機務之士明察之人若不皆固

於物者也

不能自得於內而条物於外故可圍也故各

也此數人者各有偏滯未招世之士興朝疏推薦忠

人物之士可以達大方並固域於物也中民之士榮官疏治理四民其能抗中

興於朝廷也斯人精幹局分可以勇敢之士

奮患疏武勇之士果決之人兵革之士樂戰疏情好丁

鋒刃如此之士奮發雄豪除禍患枯槁之士宿名疏食糲衣褐形容顛頓

法律之士廣治疏刑法之士留情格條札教之士敬容

口義云草萊耕種之實也市井商賈之度也

口義云此亦也且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善而自力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

口義云委有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亦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亦變以變詐為條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靜也多是從更至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亦變自此以上手不條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

時使之然魚其得身亦不自由魚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言如一之問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故曰順比於共不物於易此二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復其身心也潛之万物潛沒也消沒於万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及及者猶執成言固執自然也

口義云前期而中言有所指之地也有的而後見其精苦舍的而射則中者皆為羿矣此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假一也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

疏節文之禮仁義之士貴賤士之不同若此故當疏世

逆遭時逢際會則施行仁義以養名勲際會也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

無市井之事則不比能向則事疏比和条古者曰井為同所以比疏

庶人有且暮之業則勸業得其志疏衆庶之必不和也

事且暮稱情故自勉勵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壯盛也疏百工巧各有器械頑

錢財不積則貧者憂物得所歸疏權勢不其情事斯盛也

尤則夸者悲尤甚也夫貪竟之人聚財以適性矜誇之士假權勢以慰心事苟非積則憂悲疏勢生

勢物之徒亦變於事變疏勢物之徒亦變也

可得乎故貴疏以前諸士遭遇時命情賤無常也疏隨事遷故不能無為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

而不物非疏比次第也夫士之所行能有長短用捨隨時成

毀如何疏有次第方之歲叙久涼不易於物不物猶不易

於物也疏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悲不守一家之

者也疏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悲能而之夫萬

萬以要時利故有匍匐疏馳騫身心潛伏前境至乎及

而歸者所以悲也疏命不知取頑愚若此深可悲

歎也疏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

已矣疏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者也若謂謬中為

可乎疏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

莊子雜篇齊俗第三十

為堯矣

曰義云楊楊朱也秉公  
孫竟也儒墨主楊秉子  
惠子為伍其字既不同  
則孰為真是冬寒之既  
不以火而舉寒夏熱之  
時以水而為冰其違時也  
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  
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  
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  
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  
象以違時而可有召之  
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  
其術未高也

疏 期謂準的也夫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惠子曰可也  
即謂之善射者若以此為善射可也乎

疏 謂宇宙 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  
下皆堯也可乎 若謂謬中者非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  
堯矣莊子以此明矣中者非非而自是

者非非 疏 各私其是故無公是也而唐堯聖人對桀為  
堯 是若各是其所是則皆聖人可乎言不可 惠

子曰可疏 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有斯 莊子曰然則儒  
理而惠施帶弁有言無實

墨楊秉四與丈夫子為五果孰是邪 若皆堯也則五子  
何為復相非乎 疏

儒姓鄭名緩墨名翟也楊名朱秉者公孫龍字也此四  
子者並聰明過物蓋世雄弁添惠施為五各相是非未  
知決定用誰為是若天下皆 惑者若曾遯者邪其弟子

堯何為五子復相非乎

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鑿泉而夏造冰矣疏 姓魯  
周初人玄冬取千年燥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鑿泉  
盛復以瓦瓶盛水湯中煮之懸瓶井中須臾成冰也而  
迷惑之俗自是非 曾遯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  
他與魯無異也

吾所謂道也疏 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陽召陽  
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是以陰召陰魯  
遯此言非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  
其弟子也

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俱亦以陽召陽  
而皆自以為是

疏 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中置一瑟於室內鼓室中宮角  
室內絃應而動斯乃五音六律聲同故也猶是以陽  
召陽

也 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隨調 疏 室中改調  
而改 疏 一弦則室

曰義云廢置也一瑟於  
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  
而鼓此則彼動宮之應宮  
角之應角以其音同猶  
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  
音之中不定其言鼓  
官亦得鼓微亦得故  
曰五音無當終鼓其  
於此而相去遠者二十  
五弦皆動比之鼓官之  
動鼓角之動又難矣然  
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  
徵羽皆是以音為音故  
曰音之君皆不離乎絃  
上之也故曰未始異於  
也如此則以陰召陰

莊子雜篇齊俗第二



以陽召陽者何異魯  
遷乃自以為勝其弟  
子亦各是其是而非  
真是也且若是者邪  
言惠子之所謂是亦  
即如此魯遷也

口義云相拂以詩以言  
謂抗對也相鎮以言以  
名色相屈服也未始吾  
非言要終以我為是  
也躡音擲的說文公  
住足也躡而不已行之  
子曰躡子音人以其躡  
子而寄之宋謂其可  
以守閭也守閭不用  
完全之人以此處其子自以為是

不自以為是鉗鐘小鐘也  
感此又令是一句不  
與上躡子之音相聞  
遺餘也思也類似也  
言此二夏皆與惠子  
楊墨上徒畧相似也  
故曰有遺類矣亦猶  
其言若是也邪然宋  
結於死也之下而先  
語於此正是作文之  
妙處寄客也楚有躡  
閭之人寄於外國不  
能自取附舟而返方  
至於岸而是夜之半  
即與舟人有爭志其  
翁已之恩已造成仇  
怨矣岑岸也未始寄  
岸言載之而來舟未  
商岸又非又而忘之  
也躡住足也病足而  
為閭者故曰躡閭心  
恩之閭是夜固不自知  
且而視之能無所愧乎  
方其閭時彼亦自以為  
是也在此類句皆設喻

內音無後應動當  
為律不同故也 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無色則無以相  
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 動有色則非同

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 疏 應唯宮角而已密二十  
亦以同應同耳未為猶

獨能其 疏 色律之外魯更有異術雖復應動不同總以  
事也 五音為其君主而已既無他術何足以自夸

且若是者邪 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  
惠子之然各私其是務夸陵

物不異魯遷故云若是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康且  
方與我以弁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

若矣 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 莊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  
惠子便欲以此為至

其命閭也不以完 我之異國使問者守之不保其全此  
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

之 閭守門人也齊之人奔躡其 其末鉗鐘也以束縛  
也 子於宋仍命以此亦我 是

乃及以愛鐘器為是 其末唐子也而未始出域也有遺  
也束縛恐其破壞

類矣 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 鉗小鐘  
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也 疏 也唐亡

失也求不見亡字不出境域束縛鉗鐘恐其損 夫楚人寄  
壞賤子貴器為不慈遺其氣類亦言我是

而躡閭者 俱寄止而不能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自投於高地也

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惡也 岑岸也夜半獨上入  
船未離岸也已共入

聞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 疏 楚郢之人由平客  
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疏 寄近于江濱之側

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疏 寄近于江濱之側



口不比之不比較其入也鈞要束之意也迂強民以礼義上意也凡而此教語謂其黑句太分明也

口義云

上志者忘其勢也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

口義云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黎民懷也以才分人不自私也以賢暗人擅其名以務乎下也

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

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疏姓鮑字叔互貞廉清

繁善人也庸猥之人不如已者不比數之一豈人之過至死不忘率性廉直不堪宰輔上忠直鉤束於君下以

清明逆忤百姓不能和混故君必罪之管仲賢人通鑿於物恐危社稷慮害叔互故不舉之也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而高

不亢疏姓隰名朋齊賢人也畔猶望也混高卑一榮辱

者也疏故上為卿輔能遺富貴之尊下撫黎元須亡心是

隸之賤事不得正用之可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故無疏不

已但懷哀敗輔弼齊侯期於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賤分

人謂之賢疏聖人以道德極物賢人以賤貨濟人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

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入者也疏運智明察臨於百姓逆忤物情叔牙

是也以賢德謙下順於物情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

得百姓之歡心隰朋是也若皆者見則車鍾於已而群

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

未能盡遺故疏道德深遠智量寬容故治國則不聞物

儘可耳也疏之小瑕治家則不見人之過勿已則隰

朋可總結也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弃

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拏見乎王王射之敏

給敏疾也給疏狙獠猴也山多獠也故謂之狙山也恂

給續括也疏怖懼也莽林叢也委蛇從容也攫拏騰

口義云有不聞不見者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員見於列子亦曾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入病

口義云委蛇攫拏一作跳躍來去林莽執樹枝之意敏舍射之矢去速也狙已搏接其矢亦甚捷速

口義相者主左右也衆火齊則之也魚巧練力不敵而死金死而見執故曰執死

呈表云鋤其色欲去其驕殺之色也去其其於自若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為於已撥櫬者之論

年

御也敏給猶速也吳王浮江遊眺望衆狙懼走避深林獨一老狙特便傲王怪怒急速射之搏捷矢捷速也天往雖疏搏接也捷速也矢箭也箭往雖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疏命石也相助也謂王之左右亂趨射之於是狙抱樹而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

特其便以教示以至此死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疏姓顏字不疑王之交官也殆死也予我也狙於色色驕豪於世此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

辭顯三季而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疏姓董名梧吳賢人也鋤除

口義云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為最大也

呈表云田禾春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自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白實言我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山穴之口地名也

去也既奉王教於是退歸悔過自新師有道除其羞色去其色樂重素朴辭榮華修德三季國人稱其賢善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嚶疏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其隱几等義並具解顏成子人見曰丈夫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

心固可使若死灰乎疏顏成子綦閉人也尤甚也每仰骸心若死灰慕德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曰殷勤有此嗟詠也

木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疏山穴齊商齊王姓名子綦昔居山穴徒音遐振齊王暫觀以見為榮所以一國之人三度慶賀也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嚶之疏我志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使是賣於各

曰義云已悲人之自喪而不亡目奪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資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豈故曰禾若我而不看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見而賤之若我而不看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疏若我韜光晦迹不有言名彼之世得見而賤之只為不能滅迹人何得知我我若名價不賣彼何匿端故為物之所賈鬻也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疏喪亡失也子綦悲歎世人捨已慕他喪失其道悲余故悲之人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自喪者亦可悲子綦知史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疏夫玄道冲虛無喪無條是以悲人自喪及悲者雖又悲遣之又遣教既彰矣玄玄之理斯仲丘之楚楚王着與眾妙相符故月加深遠矣

曰義云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若石人亦然也夫子谷月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于此言

曰義云弄丸戲事也秉扇而其暇無作為意也海二人皆能為無為之為又何待我說

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之言者必於會同疏觴酒器之搯名謂以酒燕之也爵亦酒器受之外大人欲飲必先祭其宜僚潛酒祭故祝聖人領于孔子於此言論也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者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為未之嘗言也於此乎言之今將於此疏夫理而教不言矣教而人奴休斯趣故終言而未嘗言也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其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澹疏姓能字且泊自若而兵難自解疏僚楚之賢人亦是勇士陸沈者也居於市南曰市南子焉楚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口表云象三尺者言無  
如此長象也宜僚叔  
敖之事與史異亦寓  
言介

白公勝欲目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白公曰市  
南有熊宜僚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  
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曰以觀美之宜僚曾  
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又事不成  
故曰兩家難解姓孫字叔敖楚之令尹其有賢德者也  
郢楚都也投息也叔敖蘊藏實知高枕而逍遙會理忘  
言執羽扇而自得遂使敵國不復抗衡千里外楚人無  
事修文德息其武略章子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語  
言晉揚  
**丘頤有喙三尺** 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為未  
玄道也  
長九人閉口 喙口也苟其言當即此無言假令喙長  
未是不言 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頤有之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 彼謂所詮之理不道而  
此之  
謂不言之辨 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  
仲尼 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  
仲尼

口表云道之所自然者  
也德者得之在已者也

口表云在造物之二者  
與公為者不同故曰  
德不能同此德字  
本書他處說得又自  
不同

粗淺失之遠矣夫不道不言斯乃探微索隱窮理盡性  
豈二子之所能邪若以耳癢弄丸而稱息談以默者此則  
熟語懸隔丘何得有喙三尺乎故不可也又  
此一章盛談玄極觀其文勢不闕孫熊明矣 **故德總乎**  
**道之所** 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 **而言休乎知之**  
**所不知至矣** 言止其分 夫至道之境重玄之域聖心  
以言知索真失之遠矣故德之所總 **道之所一者德不**  
言之所默息者在於至妙之一道也  
**能周也** 各自得耳非相 夫一道虛玄曾無涯量而德  
有上下唯不能周備也本有  
你同字者言有德優劣未能同  
**能舉也** 非其分故 夫知玄道所謂妙絕各言非弁說  
不能舉 所能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  
道也此解前道之所一也 **知之所不能知者弁不**



於至理既而反本還原會已猶古而不摩順常性疏曰

身之妙極而無窮竟者也順也順於物性至耳非摩拭大人之誠不為而自疏誠得故曰誠實

無心改作豈復摩飾而於之也夫反本還原曰猶萬物者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

方甄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疏子綦楚司馬子綦也陳符

也孰誰也祥善也九方甄善相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余方甄冷相之八子之中誰為吉善九方甄曰

也為祥疏相子之名也言八子子綦瞿然喜曰奚若疏瞿然驚喜類聞子吉祥故容顏

驚喜問其祥喜類相如何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

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是極也

疏索然涕出類方甄識見淺近以食肉為祥子綦九方

甄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

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疏三族謂父母

禦距打也夫共國君食尊榮富貴恩被三族何但二親子亭吉祥父翻涕泣斯乃禦福德也子綦曰

甄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

何足以知其所自來疏自從也方甄小巫識豎不遠相

方甄道術理盡於斯誰知酒肉由來從何至吾未嘗為殺而祥生亦與未嘗

好田而鵠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夫所以怪出疏祥羊也

於不意故也疏與西南

口養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祥壯羊也與西南隅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未嘗殺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與豈也此意蓋喻我與吾子無未於世安得有此邀

鵠尾鵠金鵠首三星名也辰為鵠位鵠者曰鵠

在子推請徐無鬼

六



尾鷓火鷓首三之暑也此三星在辰方故辰之方為鷓位也

口義云余於天者順天以自余也趨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未也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為怪異我未嘗與吾子為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之為怪一委地者一猶乎自然也不未成乎交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為事所宜

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證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非異之事故曰怪行

隅未地羊位也突東南隅辰地也辰為鷓位故言鷓生也夫羊須牧養鷓皆曰畝獵若稼藉切著然後可致富貴吟相而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乎無牧而忽有羊也不田而獲鷓非收非田無怪如何也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不有吾與之邀樂於天吾

與之邀食於地隨所遇於天疏邀遇也天地無心也子地耳邀遇也其餘道虛志順物自足

於分之內邀遊乎天地之間所造皆適不待歡娛所遇斯食豈資厚味邪吾不與之為事不

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怪異也猶常任疏忘物故不為為謀猶常

故不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櫻斯為疏誠實也乘二儀之實道順萬物

也疏以逍遙故不與更相櫻擾也吾與之一委蛇而

不與之為事所宜斯順耳疏委蛇猶縱任也心境不一從合任

今也然有世俗之債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耳疏夫報功

世俗務也苟体道任物不立切名何須尚之賞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

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今無怪行而有怪疏殆危也幾近

之行者必怪異之徵祥也今吾子未有怪行而有怪徵必遭殆者斯乃近是天降之災非吾子之罪吾是以疏

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疏罪若由人庶其修改既無幾何

而使相之獲盜得之於道全而鸞之則難不若則之則

易全恐其逃故不疏無幾何謂俄頃間也楚使相聘燕如則之易售也途道之上為賊所得畧相為奴而

曰義云渠公之衝臨術之門也為闢者也此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常也

曰義云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言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故知此四者

則可以勇其民也發其所惡非其所欲也致其所惡則民不暇也項其好惡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之外有為之為故曰無誠

口人負知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為用故曰假夫禽負者器與割也一罽者猶言一截之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薄利自然之質皆一截之斷矣

全形賣之恐其逃庸故難防禦則刑定不慮其逃故易售於是乎刑而譽之於齊適

當渠公之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疏渠公齊之富人為街正相之既遭刑足賣

與齊國富商之家代主當術終身肉食也字又作術者云渠公屠人也賣相在屠家共主行宰殺之術終身食

也鬻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疏鬻缺逢遇許由仍曰將問欲何之適

逃堯疏谷曰將欲逃堯疏逃避帝堯曰奚謂邪疏問其何意曰夫堯畜畜然仁

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仁者爭尚之廢故也疏

畜畜盛行貌也盛行偏愛之仁班於淳和之徒恐宇內懷道之士嘔其澆季將來逐迹百姓飢荒倉廩既虛民必相食是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

勸致其所惡則散疏夫民撫愛則親利益則至來譽言贊則相勸勉與所惡則離散故黔首

聚散蓋不難愛利出乎仁義指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

義之行唯且無誠仁義既行將疏夫利益蒼生愛育群偽以為之疏品立功聚衆莫先仁

義而履仁誦義指率於中者少託於聖迹以矯各利者多是故行仁義者矯性偽情無誠實者也且假

夫禽負者器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器聖迹也且貪於將假斯器以獲其志疏名利顯於禽獸者

必假夫仁義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若夫仁義各出為其器者也

不止乎疏榮利之徒負於仁義恣其鴆毒斷制天下向無聖迹豈得然乎譬之猶一

規也頰割也萬物萬形而以制之則有傷也疏頰割也若以一人制服天下譬猶一刀割於萬

一人

妹

妹

自說也

曰義外乎賢者出賢者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知利天下者及以賊天下也

曰義云暖妹遠見自善之意此以議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需需需需而有所需貸負者勢利之人也

妹

曰疏鼠豕之毛也豕蹄者蹄之勢似豕豕也奎曲猶今日斗折也必古有此語曲隈躡曲也服脚腰下腹也

手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

口域者固其心於富貴之間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偃偃而自若之自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為名而人皆服之及為所若終身勞役不能自已借此以說侮帝王也

物其於損傷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

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賢不為 疏 夫賢聖之迹為

後必生賊害唯能忘外 有暖妹者有需需者有卷婁者

賢聖者其知之妙也 此畧標 所謂暖妹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而私自

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 獨化玄冥之境哉 疏

暖妹自許之良也小見之人學問寡薄自悅足謂窮微

極妙豈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也是以謂暖妹者此言

結前 是以謂暖妹者也需需者豕豕是也擇疏豕豕以

為廣宮大圍奎蹄曲隈乳間服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

知奢者之一且鼓辟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疏

需需矜夸之貌也豕豕也言豕豕猪体上擇疏長之毛

鬣將為廣大宮室苑囿蹄脚奎隈之所服脚乳旁之間

也用為溫暖利便豈知奢人忽操湯火攘辟亦布草而

殺之乎即已與豕俱焦爛者也喻流俗寡識之人耽滯

情欲與豕豕需需此以域進此以域退疏 域境界也豕豕則

需喜歡無異也 則隨境而榮榮故 此其所謂需需者也 非豕通變邈世

謂之域進退也 一時之利者 疏 此結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

皆豕豕者也 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疏 卷婁者謂背項婉

儂也而羊肉羶腥無心慕蟻蟻聞而飯之舜有仁 故三

行不慕百姓百姓悅之故羊肉比舜蟻况百姓

曰童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地

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疏

舜避丹朱又不願衆聚故三度逃走移徙

避之百姓莫能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

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疏

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聖之德妻以娥皇女英舉

以自代讓其天下居不毛土歷試艱難望鄰境來儀蒼生蒙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

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版所謂卷婁者

聖人之形不異凡人

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既則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轉

九五威跨萬乘愍念蒼生憂矜九度於是季始長老耳目衰竭無由休息豈得故寧偃僕率卷形勞神倦所謂

卷婁者是以神人惡衆至

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者也疏三徒逃避衆至

則不比不利也

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於不得已耳豈比而利之疏比

也夫衆聚則不和不和則不利於我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

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疏

煬温也夫不測神人親疏於蟻

弃知於魚得計於羊弃意

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疏不慕羊肉之

智也不為羶行教物故於羊弃意也既遣仁義合乎至道不傷濡末相志於江湖故於魚得計此存虞舜羶行

故結斯言也

以自視自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

疏夫目視之所見耳聽之所聞復心之所知不逐物於分外而知心止其分內者真人之道也

者其平也繩

未能去繩繩無心而正物聖其變也循而自平忘懷而平等

衆至者衆人之所敵也不比不和也不利自害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煬者丙自温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真人則無矣無意矣故曰於棄知於羊棄意思之在水悠自得真人之自為計但知然蓋以水造物以煬喻也蟻之与羊其前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也真入之心与其耳目皆与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

口一變而猶之順其動  
也不以有心而類其自  
然之理故曰不以人入  
天其生也

口若得若失其死也  
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  
為得失聽其如何生而  
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  
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  
曰失亦可

口一董川鳥也雞壅頭  
也家麥木菴苓也醫  
者制茶隨其所用若  
有所主主者為帝其  
他為臣謂之茶者其  
實皆同隨其所用而  
有輕重亦猶人之在  
世得時而用則為貴  
不得時而用則為賤  
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  
此致句奇文猶有印生  
也

口大夫種能為勾踐  
報吳於已士之中而求  
存可謂智矣而不知  
及以殺其身始者之  
用種為帝之時也及  
其殺之又一時也鴉  
之目用於夜而不用  
於晝亦隨時也鶴脰  
之節魚長而不可斷解  
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脰  
或伸或屈亦妻隨時而  
用也

口一河上之風曰皆巨  
損水而河未始以為損  
者其源長也其源出  
於自然故物魚積已  
而我無所撓也此

未能絕迹疏 猶順也處世和光千變萬  
而玄會疏 化大順蒼生曾不逆寡古之真人以天

待之居無事以待 疏 如上所解即是玄古真人用  
事事斯得矣疏 自然之道虛其心以待物不以

入入天以有事求無 疏 不用人情取捨古之真人得之

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死生得失各隨其

於死或復為失疏 夫處生而言即以生為得若處死而  
未始有常也疏 語便以生為喪死生既其無定得失

的在誰邊疏 未可知也是以混藥也其實董也枯梗也

死生得喪故謂之真人矣 藥也其實董也枯梗也

雞壅也家麥也其時為帝者何可勝言當其所須則

則無貴賤賤有疏 董鳥頭也治風痺枯梗治心腸血雞  
時誰能常也疏 壅即雞頭中也服延年承零猶苓也

也似疏 猶邪治渴病此並賤藥也帝君主也夫藥無貴賤  
瘡病則良藥病相當故便為君主乃至目視耳聽手捉

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與廢故時之所賢者為勾踐也以

君才不應者為臣此事必然故何可言盡也勾踐也以

甲楯三千棲於會稽疏 勾踐越王也會稽山名也越為  
晉山疏 吳軍所殘窘迫退走棲息於會

以愁疏 唯種越大夫名其時勾踐大敗其唯三千走上  
會稽山亡滅非遠而種密謀深知亡時可在當

時矯與吳和後二十二年而滅吳矣夫狹免死良狗烹  
敵國滅忠臣亡其數其然也平吳之後范蠡去越而極

江海變名易姓韜光晦迹即陶朱公是也大夫種不去  
為勾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不知愁身之必死也

字亦有作種者故曰鴉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

卷之九 雜錄 卷之九

五句自是一意只但  
也請使也使風與日  
伯相與守河謂風日  
共守而不去也

曰表云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  
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相  
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  
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不是也審定  
也信也謂決定如此  
也此三句是一意天  
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  
決不可易也看此三

審字方知第七篇創  
名之審不可以蟠字  
易之

口一殆危也有心於用明  
有心用聰有心用聰有  
心於殉物皆非自安之  
道故曰殆府藏府也

口一智出於胸臆自以  
為能凡知此者皆危故  
曰凡能其於府也殆不  
給即猶不及也危殆既  
成則不及改矣茲茲愈  
多也茲字滋同

口一及覆也緣因也因  
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  
覆敗果必也有待於之  
謀則其心固必而不化  
此皆為身之害而人凡  
以此自喜如得室然故

悲各適一時之用不能廢所不可則有時而失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而夜開則  
適夜不適晝鶴既稟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  
如此故解去則悲亦猶種間於謀身長於存國也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然

唯外乎形者磨風日是氣河有形質凡有形氣者未之而不磷者能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傷特

源而往所以不覺亦猶吳得越之後謀臣必遭特其功勳以無後慮遺戮是知物相利者必為害也請只

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必為未始其櫻也實已損矣特

源而往者也所以不覺非不疏特賴也櫻損也風之與

而不知覺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

也審無意則止於疏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安影無

者相守而自以為固而新故不往存亡不停昨日之

物於今已化山舟潛進昧者不知斯之義也故

日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有意則

殆殉逐也夫視目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逐若日求疏離朱之明耳索師曠之聰心逐無崖之知欲不危

殆其可危亡也故雖有成功不還周給而改悔矣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所以貴其

其天然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藏府而自伐能者必致疏滋多也萃聚也

禍之長也滋萃則禍之長也多端矣疏後於藏府自顯

其能故凶災禍患

其及也緣功

疏自伐

已能

三十五

目人以爲已室古今之  
亡國与夫被形戮之人  
相緣而無已皆不知察  
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  
道也

口人之行地兩足所踐  
不遇必許若皆削去其地  
僅能容足則難行矣遠  
遠也於其所踐之心  
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  
行也可以致遠曠亦踐  
也此句以譬言下句人之  
所知者能究何其所  
知者皆天也不恃吾  
之所知而恃吾之所  
知則知天矣

而及招禍敗者緣テ其果也待テ又欲速則疏夫誠意成切  
於功成不不果也退故也疏夫誠意成切  
待之心其已室謂有其而人以為已寶亦悲徒疏流  
日固又知能者也

之人心處愚暗寶貴已能成故有亡國戮民無已皆有其  
功而外執滯如是甚可悲傷

禍疏貪土地為己有太室取之無道國不知問是者也  
破家亡殘害黎民數無窮已也

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疏世有明人是為萬鑑不知問  
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禍敗所由唯惡貪賤愚之至

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疏

踐踐俱履蹈也走足之能行必履於地仍賴不踐之土  
而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

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志

天地遺萬物然後翊翼可得知也况疏知有明暗  
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疏能有多少

各止其分則物道造是以地籍不踐而得行心賴不  
知而能照斯以處寂養恬天然之理故老經云

有以以爲利無之知大一知大陰知大且知大均  
以為用此舍喻也

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此畧標能知七  
極自此以下

下歷解義也疏一是陽數大一天也大  
陰解義用其分內則載而分解物形也大目視之

用萬物之自疏各規其所大均緣之自得則大均也  
見亦大目也見謂大目

疏緣順也大順則物大方體之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  
物各性足均平

大方體之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

曰大信其質之理也  
之理則無疑可必矣  
大定物之定理也持  
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  
一定之理也持總持  
也總天下之物者一  
定之理也  
口一凡事至盡處便見  
天命曰盡有天即人事  
盡而天理見也猶如自  
然則吉凶禍福皆受乎  
得喪其極要者即身痛  
有惡具之申自有其  
把要者即所謂主張綱  
維是者也故曰具有正  
口無物之始源有物以  
始之存物論曰非彼無  
我非我無所取即此彼  
字故曰始有彼之造物  
自然之理也曰天曰地  
曰和曰彼豈可解之知  
之亦似不解不知者謂  
不敢以為可知可知也  
惟其以不知為知乃真  
知也

口問者問造物之理  
也言其欲問造物之理  
以為屋際不可也以為  
無產際亦不可也謂  
謂類也消於轉也言  
造物之妙無所擬擬也  
不可擬擬則若無物  
而又皆皆之故曰謂  
者有實從古至今只  
是一造化無言代  
而用之不窮何嘗  
有一毫虧損故曰古  
今不代而不可以虧  
以此理言豈不為  
一項大議論乎揚推  
提按發揚而論之也  
闔何也是造物之理  
也何不問此造物之  
理又奚幾乎故曰奚  
感然為以此不感之  
理而解天下之疑而  
又復復於不疑之地  
則度允乎至極大不  
疑矣趙列問南景不

管子雜錄後無鬼三十四

疏 萬物之形各有方術蜘蛛結網之類斯躰連之  
大信誓之 命之所期無令  
信實也替至也猶而任 大定持之 真不撓則自定故持  
之各至其實斯大信也 之以大定斯不持也 疏 物  
信正持而用 盡有矣 夫物未有無 疏 上來七大未有不  
之其理在矣 無自然者也 疏 由其自然者也 循有照  
循之則明 疏 循順地俱順其 具有樞 至理有極但當具  
無所作也 疏 天然智自明照也 始有彼 始有之者彼也  
疏 具之理自有樞機而 始有彼 故我迷而不作 則其解  
用之無勞損意也 之也似不解之者 夫解任彼則彼自解 疏 體從彼學而  
性故似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用彼 疏 能忘其知故 不  
不解 知而後知之 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 疏 不知而知知  
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 疏 而不知非知

而知者故不知而 後知此是真知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應物宜 而不  
可以有崖 各以 疏 滑有實 萬物雖類滑不同而 疏 滑滑  
也萬物紛擾類滑不同 古今不代 各自有政 疏 古自在  
統而治之咸資實道 古以來今今自存今亦不從今以 而不可以  
生古物各有性新故不相代換也 疏 其分也  
疏 時不往來法無迂化 則可不謂有大揚擢乎 擢而揚  
豈賴古以益今邪 限 疏 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 闔亦問是已矣感然  
也 疏 頭揚效理而權實至論之也 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 疏 闔何不也矣  
為 物之理可得而知也幾為而感者此也 疏 何無識之類  
若夜遊何不詢問聖人及其罪 以不感解惑復於不感  
喪而迷惑困若如是何為也



疑之道便是此數  
語之意尚度亦也  
只不疑二字莊子數  
無出家却標出此數  
何以皆一篇之文可謂  
奇特此篇亦於內篇

是尚大不惑

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

也

不惑聖知惑猶九情也

貴重明言以不惑為大此乃欽尚

不惑豈能除惑哉斯又遺於不惑也

莊子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桂崇主

